

困學紀聞

十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
 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
 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
 百九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
 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
 云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
 志攷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
 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

紀聞卷之十四

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了齋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元中始與十哲合

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集古錄李陽水縉

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陽水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潤色之語

也正觀政要云太宗謂群臣曰正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

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

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已來常為中國勅敵今酋長並

帶刀宿衛部落皆罷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史

於屬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

與政要所載同一事或謂太宗以既效自滿非也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織靡汗麗嫣然婦人
小兒嘻咲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
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穉鄭伯克段于鄆
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為投機乎晉樂書將弒
厲公召士匄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
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
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
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
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為韓通

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

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使沈

約撰宋書疑立表案博審之於帝帝曰表案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姦臣久於位則
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表天網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
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
事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
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
玄武為龜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攷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

賞濟軍與此獨牒之始也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勇於楊思勗之父史不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拚如是感堅以刑人之言為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耻也紹京何責焉

鄭薰傳去宦入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叙亦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叙甘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攷歟碑云大中五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為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宣宗召韋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

四百九

紀開卷十四

三

齊

威斷非前朝比上開目搖手曰高畏之存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極之黨歟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然豫為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禪字

王莽則不言溫室棘不足以為謹席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為謹

容齋續筆辯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為人大槩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
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
引泌為辭而止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
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
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為辭傳誤矣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
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
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翱為韓
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
乃誣善之辭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

紀聞卷十四

四

老學菴筆記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愚觀李
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
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曆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
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攷此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
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為準此東宮畫諾也陸
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
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為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江
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
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

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南豐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李德裕傳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無治錢穀嘉祐六年制策

胡撰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無於宰相蓋弘字避諱誤以

質為賢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媿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

四力

紀聞卷十四

五

明

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為狀頭有李肱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廔一人

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

供饌見鄴侯家傳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藝文志負倣太玄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弘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負倣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喆為應物傳叙其家世云魯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乃魏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名歟當攷

劉闢亂于蜀其嫂庾氏奔絕不為親白樂天為詩贈樊著作藥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為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謠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夸詡符瑞雖賢者不免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本於此

四四二

紀聞卷十四

六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地亂其權顯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止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非福則是諂祭犧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行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官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弁元稹浸潤之內愚謂稹在穆宗時弁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楊綰贈官制云應官有素絲之節在冢無匹帛之餘史臣謂當

時秉筆者無媿色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滴水李氏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絲囊盛柏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絲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

寺名與前不同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三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

四、五ノ 紀用卷十四 七

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殺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馬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楊文莊公徽之好言唐朝士族閱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

起興元元年

七年 宋敏求續為後錄五卷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遠再棋矣出說文引虞書棋三百有六句李密傳教庾之箴有時而賜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類此

馬摠通曆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論

畧論五卷起太

吳訖隋假
公子語問

李翱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
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為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
百官為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
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為張
文定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
詔封冊皆臣所草李微之攷國史誓詔在慶曆四年十月封
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為學士封冊事景文撰朱文公為
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
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雜舊聞可不審
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

失禮之始也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為左侍極
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嶽劉真人
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為正愚按南
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
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

攷古編以通鑑正觀十三年房玄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為今斷
來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
表之始非昉于唐也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

管華嶠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

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

此姦臣名氏之同者

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

遂則賢否分矣

兩毛遂見西京雜記負半千詩用之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削祿厚外官

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揚綰既相奏加京

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玄墓誌本朝

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愚按理道要訣云宋光祿

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

請寶重蓋誤以傅隆為沈約也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

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

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

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

自瑀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系表梁貞陽侯之

後有鄴相宣宗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

也今集中闕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譏裴度

韓文公子袒雖有金根車之譏而袒子綰袞皆擢第袞為狀元

君子之澤遠矣

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

見昌黎集

元稹為

越州復奏罷之

見白樂天集

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父
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坰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
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
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
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

四、八、四

紀開卷十四

十

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

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

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鄆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

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

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攷之伉是時為學士非待詔也

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踈唐史不為伉立

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朱新仲曰

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襄城驛壁何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

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內以

大姓為首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未暇至鉏丘茅夷指為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謂寶不知自姓所由來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受金事未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文

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

廡作亂珣子弘廡子華並貴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

傅亮等當從文粹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劭韶之弒君之賊也身為鳥鏡而

秉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毅孝祖每戰常以鼓

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四十八

紀聞卷十四

十一

非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漢黨錮以節義群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

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

實故其俗弊

姦臣唯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排韋昭

盛冲李宗閔之排鄭覃毅侑亦士良之術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武帝之於

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姚崇宋璟杰林甫可見矣中庸

之尊賢必以脩身為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樂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篇取之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罷而起於節度之有功
愚攷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
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

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諸王為都統節

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

議可以破逆胡之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

致道著論發揚之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我宗以康
王建中興之基琯可謂善謀矣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柳州司戶

以新史攷之當從唐鑑官人深嫉蕡以
罪貶柳州司戶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卿權移於

賀蘭進明畋見嚴於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

任天下之重

常衮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衮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

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

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世多以短喪議
漢文帝而不知

二十七日之制
自玄宗始也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

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

官而不用梁年號廢曆中諱官
其四世孫奕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

不可泯也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名不至愧恨以凌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摠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成公李椅

也在大曆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常袞建中初為閩人設鄉校李椅在其前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事相類

史記

紀開卷十四

十三

四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弑君之賊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

朝野雜記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其

本程沙隨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攷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

續通曆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為圖以賜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也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瓌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為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為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

紀聞卷十四

木為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不燒楮鏹呂南公為文頌之

兔園策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問對引經史為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欠世

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者之訓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
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

朱溫之兄全昱揚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
况天下千萬人之心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璉曰何謂內黃璉曰河南有外黃
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璉曰秦有外黃都尉今
在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按五代通錄李璉曰河

誤也當
從通鑑

五代史記改
小黃為下黃

困學紀聞卷之十四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改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立叛兵遂帥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為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為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

四子批子

紀聞卷十五

福

高宗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救命而曲筆况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

崔伯易感山賊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袁機仲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為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儉人其惟端士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兩降民大悅者也

周益公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修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撫猶有遺也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勲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意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宗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紹興重修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踈略鶴山謂小人為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竭絕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寧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元祐中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紹興中皆至論也

紀聞卷十五

成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郊為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薰籠事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制為藝祖時官制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本後漢張霸戒子之語呂居仁雜錄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東家誡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為善之義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之黨黃勉齋謂本非黨者甚多群小欲擠之借此以為名耳

歐陽公為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攷之春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揚子當求郡志而補之二表皆載於文鑑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順祖曰大

紀園卷一五

四

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為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殿名為舞名禮官之失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按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

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

部驅其民入契丹曰以烏灤河為名以居之按燕薊易定帥王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比伐次灤河薛訥傳師至灤河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張方平田

况慶曆錢明逸彥遠皇祐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

轍王介東坡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注者多誤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烝民咸乂靡

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書曰卑辭厚禮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孝皇獨運萬幾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說大事記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文潞公鼂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紀聞卷十五

五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廬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正觀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宗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官者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

原亂賦建承宗之旄纛亦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及寬是以不免為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略之外却無枉尺直尋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于祥符五年以奉聖祖其為原廟自元

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枯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至樞筦愚謂

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論事為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為銘合為一人非也又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

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為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歷此官也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引疏義頗有

紀開卷十五

六

增損天聖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為音義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

六年幸睦親宅內侍墮馬駕頭壞遂以閣門祗候內侍各二負扶駕頭左右次扇篋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後其後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

以為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

乎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士院周必

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章嚴綬江陵節度使孟

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議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

拜之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荅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草紹熙中譙熙載自遷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讓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中師異知臨安府辭免蔡幼學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淳祐中別之傑參知政事尤焞不草荅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以為故實

蔣希魯居姑蘇廬仲甫秉後園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宮黜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止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荅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而臧則文

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威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感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浚去而檜相檜死其黨迭為相隆興至淳熙萬幾獨運而大臣充位慶元後政在侂冑嘉定後政在彌遠端平迄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疑水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遂與西晉同轍衰矣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榘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雜記載開禧貪濁之事詳矣繼其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

のサの

紀聞卷十五

八

後之臣無論思有獻納它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許敬宗賢於竇德玄矣

四瀆濟水獨絕宋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

紹興建儲欲更名曄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而亟改之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范正獻公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茲臣為時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曆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爾

葛文康

勝仲

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遂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濟築室捷為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

于汝穎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是

與次四

紀聞卷十五

九

也

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

大父康節先人伯温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温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温公集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為之時為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願眎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弃文尚武親內踈外之心何不因群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

徐景說

霖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茲深之狀曰不與天下

之公議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爲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曆後不復寫題寔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足疑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此晉謝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二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

龜山誌游執中曰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

四十五

紀聞卷十五

十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死咎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遺詔下謂之遺誥蓋避時宰家諱也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修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支玉葉也聞者壯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朋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逆順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
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
焉徽宗宣取祕書省圖書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
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
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
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
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
徽宗能實其言於坐右則必能鑒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為瑱
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
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
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
之趨嚮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
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改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
又有以和我為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
後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侍罪今屈己盟我柰
何君相反以為慶乃止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
開封捉事使臣竇鑿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偽守
者親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
出身篇李誠之嘗語真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
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
日壞之有餘擢為第一景定中有擢倫魁者其破題云運一
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
未優然攷之史策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
原之後也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
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黃三姦則中原可復讎耻可雪采
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儒豈無益於國哉摺

四

紀聞卷十五

十二

五月

紳不知兵介冑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
以為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為秦氏所擠古之
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
以和也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
譜牒身不重鄉貫

夫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卑號有厲以危小人之復元祐諸
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己有余謂宰相非久居

之地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元祐司馬公是也夸者死權
紹興之秦紹定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為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榷為不可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藹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蔡叔厚行責詞

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為國守者

蓋杲卿真卿二顏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失

浸預使令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

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耻不媿當時之公

議碩亦何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

秦檜仲山之婿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襄陽之事亦起於榷場

之玉帶

四四

紀聞卷十五

十三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彌遠奔喪而

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元杰無說書對經幄其

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

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

卒人以為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實誌之徐景說

銘之

自荆舒之學行為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國風而

湯摅秦摅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觀矣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而

田令孜之黨偽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

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厚之黨偽作諫疏有取他

人之子之語其誣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鄧志宏肅謂崇寧以來蔡京群天下學者納之黷舍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官成壞為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崇寧學校之事槩見於此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學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遂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

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臨邛魏鶴山了翁南海崔翁坡與之莆田陳安義烏

徐僑 紀聞卷十五 十五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而來顧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温程子弟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吕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衣道潔澗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